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

东 方

(中)

魏 巍 著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

东 方

(中)

魏 巍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〇〇年·北京

第五部

长 城

第一章 枫叶红时(一)

一九五一年秋，枫叶红时，朝鲜前线正进行着粉碎敌人“秋季攻势”的激烈战斗。

五次战役之后，我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，开始执行毛主席指示的“持久作战，积极防御”的作战方针。而在敌人方面，由于连续遭到我五个战役的沉重打击，被歼十九万人，兵力不足，士气不高，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。战线基本上停止在三八线南北地区。

在这种情势下，于七月十日敌人被迫接受了停战谈判。但是敌人对谈判并无诚意，仍继续加强准备，补充兵员，增加海、空、炮、坦部队，扩大李伪军，以求一逞。

七月，正值雨季，在朝鲜发生了几十年所未有的洪水灾害，工事不断坍塌损坏，道路桥梁冲断多处。再加上敌空军进行的“绞杀战”，使我粮食弹药不能及时供应。为了改善这种状况，全军上下，前方后方，部队机关都投入到这一严重的斗争中去，一面战斗，一面抢修公路桥梁，构筑粮弹仓库，同时调各高炮部队集于公路、铁路两侧，掩护抢修抢运。这时，敌人乘我们的困难，发动了“夏季攻势”。

自八月十八日起，美李军纠集了约三个师的兵力，向我

东线的朝鲜人民军阵地发动了进攻。人民军在粮弹不足的困难条件下，与敌人反复冲杀七昼夜，毙伤敌一万六千余人，于八月二十四日阻止了敌人的进攻。二十七日，我反击大愚山阵地，又毙伤俘敌八千余名。九月九日，美陆战一师、美二师及伪八师又再度组织进攻。人民军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巧妙地发挥了步兵火器特别是迫击炮的威力，予敌人以大量的杀伤，打得敌人闻风丧胆，弃尸累累。被敌人称作“伤心岭”的战事，也就出现在这个战役之中。与此同时，我志愿军部队为积极配合东线人民军作战，发起了有限目的的进攻，占领了西方山、斗流峰等要点。这次战役，敌人虽然突进我阵地二至八公里，但却付出了伤亡七万八千余人的代价。敌人的“夏季攻势”，就这样被粉碎了。

但是，敌人贼心不死，九月末，为夺取开城战略要点创造条件，又纠集了美骑一师、美三师、英联邦一师（英二十八、二十九两旅及加拿大二十五旅）及泰国二十一团和菲律宾营等，向我西线部队发动了“秋季攻势”。敌军在大量空军、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，向我高旺山、积山里至朔宁，天德山至安峡两个方向展开了猛攻。这次战役虽然残酷激烈，但却孕育着朝鲜战争的一个转折。

郭祥所在的第十三师，五次战役后移至西海岸一带进行了休整补充，进行了“持久作战，积极防御”战略方针的教育。本次战役开始前即开赴前线，正在迎击着敌人凶猛的进攻。

激烈的防御战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天。在敌人进攻的主

要地段上，差不多每个阵地，每天都要打下敌人数次至十数次的冲锋，每个阵地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，许多阵地被敌人大量的炮火轰成了焦土。他们就是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经受着考验。

邓军和周仆的团指挥所设在一座山岗的背坡，实际上不过是仓促挖成的两个土洞。一个是作战室，一个是邓军和周仆的住房。山岗上长满了青松和红枫，土洞前还有一道浅浅的溪水。虽然山上山下落了不少炮弹，但是因为地形选择得好，洞子却安然无恙。尤其在那没有被炮火损伤的地方，仍然红叶满山，看去比红花还要鲜艳好看。

这天上午，因为二营方面战斗炽烈，邓军一早就到二营视察去了。只有周仆留在指挥所里。中午过后，敌人的几次冲锋虽被打退，但是前沿支撑点却被敌人夺去了一处。周仆不免有些焦躁。这时，哨兵进来报告说：

“政委，山下过来了几个人，我看象师长来了！”

“哎呀，怎么没有通知一声！”

周仆说着站起来，走出洞子一望，山下有四五个人，已经绕过那个大炸弹坑，上了山坡。为首的一个，正是师长，他以一向轻捷的脚步嗖嗖地向山上爬着。警卫员在后面给他拿着大衣。不一刻工夫，其余几个人已经掉在他后面去了。周仆急忙迎下山去，向他的这位“抗大”的老同学略显随便但是亲切地打了一个敬礼，笑着说：

“一号，你爬山可真有两下子！”

师长回过头向他的警卫员和两个参谋扫了一眼，笑着

说：

“哼，要说爬山，他们哪个也跟不上我！”

“不过，说实在的，谁也怕跟你一块爬山。”周仆笑着说，“你一爬山就拿出比赛的架势，谁受得了呵！”

警卫员和两个参谋也笑了。

周仆把师长让进自己的洞子。洞子很小，刚刚能直起身子。靠里放着两张行军床。壁上挂着一盏陪伴周仆多年的旧马灯，还有一幅标着敌我态势的地图。这里唯一的奢侈品，就是从美军缴获来的一个煤油炉子。不用说，这是警卫员小迷糊搞来的。他见上级首长来到，立刻提了一壶水来，把炉子点着。一时，小炉子就发出轻盈的声音哼哼起来。

师长坐在行军床上，端详着周仆说：

“老周，怎么几天不见，你就变成瘦猴儿了？”

“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嘛！”周仆望望师长清瘦的面容笑着说。

“是不是吃的不够了？”

“那倒还过得去。”周仆拿出他那小拳头般的大烟斗和烟荷包晃了晃，笑着说，“就是这个困难哪！……这几天，我们老邓饭倒是吃不下多少，烟是一支接一支。我们有两个参谋，烟瘾也够瞧的。他们抽完了，就向我发起进攻。”

“你要不提，我差点儿忘了。”师长笑着说，“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两条‘大生产’哪！”

师长立刻喊警卫员把烟拿进来，周仆接过交给小迷糊

说：

“给参谋们拿出两包。剩下的给团长存着。没有我的话，一概不许乱动！”

这一切都是在轻松、亲切的形式下进行的。但是在周仆的笑容后面，却掩藏着深深的不安。他暗暗想道：“师长到前面来，肯定同本团失去了一〇〇高地有关，否则，为什么要亲自来呢？”想到这里，不免有些难受。当他燃起大烟斗，一抬起头，发现师长正瞅墙上的地图，就更加确定了这一点。于是，不等师长动问，他就带着检讨的口气说：

“今天我们打得不好，把一〇〇高地丢了。我们准备晚上把它夺回来！你看，是不是把反击计划向你汇报一下？”

“不，老周，不忙。”师长笑着说，“说实在话，我今天是到你这里想办法来的。”

周仆惶惑不解地说：

“一号，你怎么对我也客气起来了？”

“不，不是客气。”师长再次郑重地说，“主席指示我们：持久作战，积极防御。这是我们当前的作战方针。可是究竟怎样具体地贯彻这个方针，并没有真正解决。我本来想召开一次师党委会，大家来认真研究一下，当前情况又不允许。所以我就跑到你这儿来了。”

周仆对师长一向怀有钦佩的感情。自从当连级干部起，他就以作战勇敢和战术思想积极著称。多年频繁的战斗，不仅没有挫折他的锐气，而且象纯钢的刀锋，愈磨愈加锋利。此外，他还非常爱用脑子，喜欢钻研问题，善于总结

经验。今天看见他如此郑重严肃，就知道他有一些问题要讲，就一面抽着大烟斗，聚精会神地静静地听着。

“这个防御战已经打了二十天了。”师长闪动着他那深奥的布满红丝的眼睛望着周仆。“这些天，我们虽然丢掉了前沿若干支撑点，却毙伤了敌人八九千人。总的说，打得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，我们的伤亡也比较大。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我们能不能以更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大的胜利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持久呢？”说到这里，他沉了沉，又继续说：“在战斗最激烈的那几天，我曾经提出‘与阵地共存亡’的口号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提是否正确。前天三十团的三营营长最后带着十几个战士坚守阵地，整个阵地都轰成了焦土，他们没有叫一声苦。最后只剩下几个人，还不肯向我说明真实的人数。当时我问这个营长：‘你们守得住吗？’这个营长说：‘一号，你放心吧！我们坚决与阵地共存亡，就是剩下一个人也不能丢了阵地。’结果说这话不久，这个营长就和几个战士牺牲在阵地上。……这件事使我十分难过。难过的倒不是别的，而是我提出这样的口号，造成了人地两亡。当然，不是说这样的口号应当一概否定，在扼守某些要点时，还必须有这种精神。就是今后也需要这样做。可是，作为指挥员，却不能单纯依靠这个口号来搪塞自己的责任。我们必须认真地在战术技术上解决一些问题，也就是说能够找出一些守得住的办法……”

“事实上，我们也采用了一些办法。”周仆说，“例如兵力

上的前轻后重，火器上的前重后轻；还有适时的撤退和反击，来夺回失去的阵地……”

“对，我们是采用了一些办法，”师长接来说，“但是，这些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当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，还是象过去一样：敌人仍然占有装备上、火力上的优势，而士兵的战斗力则很差，这是由它的战争非正义性所决定的。相反，我们在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，在武器装备上则处于劣势。双方力量的消长，必然会有一个过程。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我们不是机械唯物论者，我们不能等待改善了武器装备才去战胜敌人。我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，需要现在就拿出办法来抵消敌人的火力优势。老周，说实在话，这些天我都没有好好睡觉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可是，遗憾得很，我没有想出什么办法。昨天晚上，我的脑子才霍然一亮，想起主席的话，‘只有蠢人，才是他一个人，或者邀集一堆人，不作调查，而只是冥思苦索地“想办法”，“打主意”。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，打出什么好主意的。’我看我就犯了这种毛病。所以，今天我就跑到你这里来了。”

周仆由于精神过于集中，没有注意茶壶的水已经沸腾起来，被冲开的壶盖，呛啷一声滚在地上。他连忙拾起壶盖，熄了火，倒了满满一茶缸水，端到师长面前，然后笑着说：

“说真的，我们只是忙于应付情况，这方面的经验还没有好好总结哪！”

师长端起茶缸，一面吹散热气，一面问：

“你们有没有一些单位，这次打得比较好，而伤亡又比较小的？”

“这当然有。”周仆笑着说，“我们的三连打得就比较好。他们前两天，打下敌人几十次冲锋，自己的伤亡还不到二十个人。”

“怎么，还不到二十个人？”师长的眉毛一扬。

“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大概是十八个人。”

师长神情兴奋，笑着问：

“郭祥这个嘎家伙，他又出什么鬼点子了？”

“据说，工事修得比较好。”

“什么样的工事？”

周仆一时回答不出，涨红着脸说：

“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呢。……听他们营长说：敌人要打炮的时候，郭祥吹一声哨子，他们就隐蔽在工事里，外面只留一两个哨兵观察；等到敌人炮火一停，他们就跳出来反击敌人。”

“大家都是这样打法。”师长显然不满足地说，“问题是：为什么别人的工事被炮火摧毁了，他们的工事没有被摧毁呢？”

周仆一时回答不出，师长不禁埋怨道：

“老周，你们当政治干部的，也要多关心点军事嘛！”

周仆正要回话，只听前面的枪炮声骤然激烈起来。他急忙跨出洞子，对着作战室问：

“王参谋！前面有情况吗？”

王参谋从另一个洞子里钻出来，说：

“据刚才二营报告，敌人正掩护着抬死尸呢！”

师长立刻从洞子里走出去，岔开脚步问：

“在哪个阵地前面拉死尸呀？”

“八连。”

师长严肃地说：

“你告诉八连：一个也不能叫敌人抬走！”

“敌人已经放了烟幕。”

“放了烟幕，就不好办了？”师长把手一挥，“给我向烟雾里打！”

参谋应声退去。师长偏着头看了看太阳，又看了看表，已经下午三点钟了，就转向周仆说：

“我要到三连看看。”

周仆脸上立刻显出为难的样子。他的大眼睛闪了几闪笑着说：

“依我看不要去了。我把郭祥找来，跟你详详细细地汇报一下，也是一样嘛！”

“不，我要亲自看看他的工事。”

“你看天也晚了。”周仆指指太阳说，“我们走到也看不清了。”

师长笑着说：

“你这个老周真有一套。上次你说太早，这次你又说太晚，我知道你搞的什么战术！”

“好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陪你一块去吧！”

周仆跑到作战室，给团长打了电话，叫他赶快回来。接着又招呼小迷糊说：

“你把那烟再带上几盒，那里还有一个烟鬼呢！”

小迷糊给周仆拿上大衣，随同师长出发。不一刻工夫，这位外号“爬山虎”的师长，又嗖嗖地跑到人们前面去了。

第二章 枫叶红时(二)

越过一道山梁，他们就沿着山边的小径穿行在峡谷里。山径上堆满了厚厚一层落叶，还夹杂着敌人不惜血本从飞机上撒下来的大量传单。脚步踏上去，发出嗦嗦的响声。山谷里的稻田，已经抢收完毕，高粱只秆去红穗，剩下的高粱秆儿在飒飒的秋风里摇摆着。

他们愈往前走，炮弹坑愈多。矮矮的松树和灌木的枝条都被烧得黑乌乌的。敌人的炮兵校正机，在头上不死不活地哼哼着，一阵阵排炮不时落在这边和那边的山谷里。师长毫不理会，只偶尔抬起头来望望那架校正机，照旧走自己的。快要接近前面山口的时候，团部带路的小通讯员，忽然停住脚步。他长得又虎势又机灵，圆乎乎的小脸上，闪动着一双猫眼。他把冲锋枪往后一背，沉着小脸说：

“首长们！前面就是敌人炮火封锁区。平时我服从你们，这会儿你们可得听我的了！”

师长望望他那天真而又异乎寻常的严肃的神态，不由得微笑起来。

那个小鬼又说：

“等会儿，敌人的排炮一落地，我们就猛跑过去，谁也不

许慢腾腾的!”

“好，好，我们大家都归你指挥!”师长点点头笑着说。

说话间，一阵排炮打在山口，立刻腾起一片黑烟，接着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。小鬼喊了一声“跑呵!”接着猛跑了几步，回头一看，师长和周仆只不过加快了一点脚步，并没有跑。小鬼急得什么似的，两个猫眼骨碌一转，从挎包里拿出两个蒜瓣，一个鼻孔里塞了一个，连声喊道：

“快快! 毒气! 毒气!”

小鬼说着，箭似地猛跑过去。师长和其他人也不自觉地跟着他跑了起来。等到跑过山口，大家才放慢了脚步。师长一面喘气一面擦汗，说：

“什么毒气，我怎么没闻见味儿呀?”

“我也没闻见什么!”周仆说。

参谋们纷纷地问：

“小鬼! 你闻见了没有?”

小鬼脸偏向一边，眨巴着一双猫眼鬼笑着，还现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儿。师长斜了他一眼，说：

“哼! 别问了，我们这些老兵都叫他骗了!”

大家哄地笑起来。

师长有兴趣地望着小鬼，问：

“这个小家伙，你多大啦?”

“十六啦。”他眨巴着眼。

“你什么时候参军的?”

“才不几天儿。”

“好，不几天儿，你就学会骗人啦！”师长哈哈笑着，又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杨春。”

“他的小名叫大乱，是凤凰堡杨大妈的儿子。”周仆代为介绍说，“自从杨雪牺牲以后，杨大妈就又把他还来参军了！”

“噢！……”师长感情深沉地应了一声。隔了半晌，才感慨地说，“真是一位英雄的母亲！我好多年没有见她了。”

师长赶上几步，和杨春并着肩膀走，一面说：

“杨春！下次给你妈妈写信，一定替我问个好。我在你们家养过伤，你一提她会记得我的。”

说过，师长又抚着他的肩头说：

“小鬼！你这次来朝鲜，可要好好干嘛！”

杨春咕嘟着嘴说：

“我有心好好干，就是他们不放我到前方去。”

“这还不算前方吗？”师长笑着问。

“这算什么前方！我要到步兵连去，一枪一刀地干。”

师长回过头对周仆笑着说：

“你看你的这个兵思想还不通哪！……看起来，这小嘎子，跟郭祥是一类角色！”

大家向前走了一程，向左拐进一条更窄的山沟。这里弹坑十分密集，几乎一个挨着一个。许多大树被炮火拦腰斩断，地皮烧得乌黑。周仆指指前面一座歪脖子山说：

“前面就是鸡鸣山了！”